

星期天夜光杯 / 译文

义犬白兰地

◆ (美国)萨拉·惠伦 赵文恒(编译)

“快看,妈妈,这有一只狗!”18个月大的儿子亚当不停在门廊里呼唤我,不用开门我也知道,这是隔壁邻居家11岁大的金毛猎犬白兰地,它总是三番五次回来。

白兰地的女主人一个月前去世了,她的家人腾空房子,并委托房地产经纪人在院子门口张贴了售房启事,遗憾的是家人忘掉了年迈的金毛猎犬白兰地。这一个月里,白兰地除了白天出去觅食,就是一直在主人家附近嗅嗅闻闻,无论刮风下雨从来没有间断过。

和儿子亚当不同,我不喜欢小狗、小猫,从小没养过,也从没想过养一条,尽管白兰地的行为让我感动。“嘘……”我抱起

亚当,把白兰地的毛发从上衣和短裤上刷掉,然后严厉地朝它挥挥手,白兰地失望地走了,这时候电话铃响了,我赶紧回到房间去接电话,可就在我再次出来时,儿子亚当不见了!

我找遍了院子的角角落落,恨不得掘地三尺,然后我去社区的篮球场和游泳池,这儿是亚当平时爱去的地方,但到处都没有亚当的蛛丝马迹,我心里开始恐慌,赶紧掏出手机报警,接着通知丈夫赶紧回来。就在我警察仔细搜寻时,远处一声狗叫打破寂静。

“哦,是白兰地在叫,似乎从附近一处

小树林里传来的。”一个邻居分析说,“它太可怜了!”白兰地的叫声有点凄厉,这更加深了我和丈夫的不安。

白兰地持续不断的叫声,带着我们来到一片树木茂盛的树林,附近一条河流哗哗流淌,儿子亚当正枕着一根木头呼呼大睡,而那根木头离河岸只有一英寸的距离,白兰地正衔着亚当的衣服,拼命地往后拉。

我冲过去把亚当抱在怀里亲吻着,白兰地一下瘫倒在地上,气喘吁吁,毕竟这是一条年迈的狗,它已经11岁了,就像人类的百岁老人,何况白兰地已经和亚当呆在

一起几个小时了。

在家门口,就在我们和警察话别时,白兰地似乎很犹豫自己是否应选择离开,因为几个小时前,我曾驱逐过它。“进屋吧,白兰地。”我伸出手发出邀请,“这就是你以后的家。”白兰地像英雄一样昂首阔步跨进门槛,然后在角落里卧了下来,很快它浑身哆嗦,眼睛里充满泪水,后来干脆把头埋进肚子下面,发出阵阵哽咽声。

我必须说白兰地是亚当的救命恩人,尽管我一度嫌弃过它。但我能告诉它,主人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吗?这一天,我彻夜难眠。

外婆的举手忠告

◆ (美国)玛琳·罗曼(编译)



“蔚蓝的天空就像钻石。明朗的日子更容易记起。”外婆75岁生日那天举着右手说道。我喜欢老一辈人的智慧。

外婆原是密苏里河畔一位印第安人酋长的女儿,十年前我从苏城的乡村部落将外婆接到了纽约圣洛安养老院。现在外婆75岁了,貌不惊人,在人群中你很可能不会注意她,除非你需要什么忠告。“不要忘记计算你每天走过的脚步。”她习惯地举手说。

“我没法想象计算自己的脚步。”我告诉外婆,“丈夫杰克给他老爸买了一部计步器,今天杰克要我也送你计步器作为生日礼物,他不知从哪儿读到,老人要保持健康,每天至少要走1万步。”

“他的老爸真的走了吗?了不起!”外婆说。

“没那么了不起。有时为凑够步数,只在原地转圈,我都看晕了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我并不是要你真的去数步数。”外婆微笑着说,“我的意思是要常留意自己前进的方向,多久才能达到目标。我们有太多时间浪费在……兜圈子上。”

外婆喜欢举起右手给人忠告,即使没有人要听。这就是我每次遇见她时的情景。她正在举手提出忠告,但没人理会她。“有时要停下脚步,观察你周围的人。冷眼旁观才能了解他人,因为人们经常说是一回事,做是另一回事。重要的不是语言,而是行动。”

我每星期至少来这座养老院一次。“朋友之间最远的道路是金钱。”外婆举着右手对我说。“什么意思?”我问。

“你把钱借给朋友,它就成为你们之间的一堵墙,直到她还钱。虽然你并非故意如此,但欠朋友的钱确实影响感情。”

“那么爱呢?”我问她,“你好像对什么都有忠告,但你从来不曾提到过爱。”她突然安静下来,屋里气氛有些异样,周围的人们看起来很不自在,我意识到自己问错了问题。

不安的气氛持续了几分钟,她举手拾起了刚才的话题。“一朵花在手胜过千粒种子。”“为什么?”我问。“种子只是希望,花儿才是现实。”外婆举着右手答道。她直视我良久,最后眨了眨眼,低下了头,说道:“这就是我对爱的看法。”然后站起身,对大家道别,走出了房间。

坐在我身边的温弗瑞太太告诉我:“十几年前你外公离开了她。从此她可以谈任何事,只是不能谈到爱……”

临别时,外婆举着手对我说道:“孩子,你要记住:任何花儿都会枯萎。但不管什么时候,人们的选择永远是一种希望!”

告别外婆后,我久久寻思着:“明日的花儿来自今日的种子。”我想,种子中的希望,就像爱一样,只有你播下种子,用心照料,才会成为现实。即使是外婆这样的老人,她们仍渴望着爱,纵然那份爱已经枯萎。愿你多多播下种子,愿你生命中的爱如花一般永远盛开。



■ 诊所奇遇 (德国)普兹塔

农夫在回家的路上,看到田里有一头驴。

“我不是一头驴。”那只动物说。“我见证了弥赛亚的出生,我已经活了两千年,而我现在还活着,就是为了作这个证。”

农夫吓坏了,赶紧跑到教堂,把此事告诉教区牧师。

“不可能!”牧师说。农夫拉起牧师的手,把他带到那头驴处身的田地。那头驴重复了他先前所说的话。

“我再说一遍:动物是不会说话的。”牧师说。

“可是你刚听到他说话!”农夫固执地说。

“你真够愚蠢!你宁愿相信一头驴而不相信一位牧师!”

我知道什么是对的

◆ (巴西)保罗·科埃略 陈荣生(编译)



搬家

◆ (日本)吉本芭娜娜 陆求实(编译)

因为动静太大,清出的垃圾和进进出出的各色人等之杂沓,居然惊动了清扫局甚至警察局,打电话来询问:“发生什么事?”几次碰到附近便利店的大婶,兴许是我萎靡的疲态展露无遗,大婶忍不住替我担心起来:“你太兴师动众了,搬家这种事情拖个半载一年的有什么呀!”

外出办事,稍稍整理打扮了下,对门的大叔又说:“喔,今天真漂亮呵,之前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精神抖擞,除了搬家时那副恐怖的模样。”

没法子。从大居室搬进一个小居室,加上将另一处住所的东西也全部并到一起,合同协议啦什么的都一次搞定,所以一连数日各路客人都不停打来电话,约定某日某时完成某事,弄得我真是焦头烂额。每天是怎么依约做完每件事情的,想想都有点不可思议。

这还不算完。累得懒得收拾整理,结果

报应落到头上:电脑是找出来了,可充电器却怎么也寻不见……不止是前来帮忙的朋友们,连约稿方也大发牢骚。

但我觉得这种状态也不坏。我甚至暗自反省,以前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太投入,以后可要换一种活法,做事情不要绷得过紧,反正东西全都搬完了,接下来缓缓气,秋天再笃悠悠慢慢整理吧。不想下次碰到便利店的大婶时,让她看见疲塌塌的样子又说我些什么。

买新东西时下决断,远比丢弃它时来得容易。

新买时那股兴奋劲,必定形影不离,伴之以丢弃时的伤感。

狗狗抱回来第一天的早晨和送别老狗的早晨。

小时候眼中精气神十足的父母和离开人世时羸瘦衰迈的父母。

——目睹这两者时,自己的心情恰好

灭火之战

◆ (美国)帕特里夏·鲁迪克 朱思(编译)

在六岁时,我的儿子点燃了自己的屋子。那时他被诊断有一系列的病状:注意力紊乱、多动症、躁郁症,我本来希望他的理解能力是完善的,但这方面他也有天然的缺失。

着火的那晚,我正坐在自己床上查账单。乔治在自己的房间点燃了一支2B铅笔照亮,不断燃烧的铅笔烫了他的手指,他惊慌失措,把燃烧着的铅笔扔进了垃圾桶。垃圾助长了火势,引燃了我们给乔治放玩具的木架子。火苗在他的网球上缭绕,吞噬了他的棒球手套,烧熔了怪物卡车模型的轮胎。

乔治冲进我的卧室。他的眼睛里满是惊恐的神情。我急忙跳起来喊道,“怎么啦?”

“我的房间!”

我冲出屋子,火焰像饥渴的怪兽,已经把乔治的书架和玩具吞进了它猩红色的喉咙。它又对墙壁产生了兴趣,把舌头和魔爪伸向了那里。我把儿子推到一边,开始独自奋战。

我没有拨911,也没有联系丈夫和邻居们。像一个投入生死战役的战士,我打开厨房和浴缸的水龙头,开始用那个最大的汤锅接水,一锅接一锅地把水泼到火上。我告诉自己,如果1分钟以后火不灭,我就撤退。

但这是我自己的家,无论是炼狱般的大火,还是注意力不集中症或躁郁症,都别想夺走它。我一开始就没有停歇,起初,水很难控制火势,但随着不断地倾泻轰炸,火焰逐渐退去,只留下奄奄一息的烟雾。

再次回到屋里,乔治讨好地说:“妈妈,快来呀。”

他不知道我不止是在和火灾搏斗,更是为了他而战,为了他的多动症,还有注意力不集中症。他不知道我宁死也不愿意失去他。即使刚才黑烟在我周围

翻滚,甚至刺痛了我的眼睛还侵入了我的喉咙和肺里,我也没有放弃,直到胜利为止。

烟雾退去之后,我给乔治的医生打了电话,要求加大药物的剂量。我也不想,但乔治现在的状况很危险,如果刚才家里有什么易燃易爆的化学试剂,后果不堪设想。依靠每天2000毫克的镇定剂,乔治的情绪才算稳定了下来。

以后的八年间,我不断地祈祷和希望着——心智的成熟能让乔治学会控制情绪和冲动。我们希望他能够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,突破药品提供给他的保护壁垒。逐渐地,他的用药量开始下降了,缩减到了一至两周一次,一次25毫克。没有人能预测以后的前景。

某个周日的早晨,我穿着睡衣,赤脚悄悄走出卧室,发现自己被一圈蜡烛围绕,每支蜡烛的灯芯都闪烁着明亮的火苗。乔治收集了家里所有的蜡烛,点燃了它们。“妈妈,今天是你的生日。你瞧,我给你做了个美丽的心。”

被小小的火苗围绕,我感觉像一个童话里受到了惊吓的公主。但这是乔治用心给我布置的,我不想批评他。我长舒了一口气:“真美好。”

当我们走出房间,我给乔治解释说,点燃的蜡烛一定不能没人看管,然后我们一起把它们从卧室挪到了厨房。

我说话时尽量和缓。乔治也听话地把蜡烛放回了原处。尽管这次他还是有些冒险,但他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冲动了。

坐在儿子身旁,我想起了那次火灾:爬上墙的火焰,一锅锅的水和浓烟。当我看到烛光下儿子快乐的面庞,我又记下了这崭新的、幸福的记忆。有句话说得没错:生活好比骑自行车,只有不断前行,才能保持平衡;伤痛总会过去,太阳每天都是新的。

截然相反,悲喜起伏的程度却是相当的。

正因如此,当一个人开始一段恋情或诞下一个婴儿时,会情不自禁陷入一种灿若烟花满怀憧憬的光明世界,而当一切结束之际体味到的又是人生最深重的晦暗、悲寂和痛苦。

生活了好长时间的家中的东西倏忽间变得空空如也,好像牡丹灯笼般一场虚幻。望着破旧的四壁和地板我在想,自己真的在这儿度过如许愉快的日子?是不是连我自己也是虚幻的?

摆满什物,有人起居,生活在其中——家才拥有了呼吸,才是活生生的家呀。近几年,不知怎么的经常断片式地做梦到自己在一所陌生的房子里,醒来后时常还会想:奇怪呀,地板的颜色好像不对呢。当梦成为现实时,最惊疑的人还是我。之前家里的起居室被屋外树木环绕,从窗子望出去满是绿叶,在和煦阳光下无心远眺曾是我每天的一种幸福。

新家也会慢慢习惯的吧,尽管眼下还觉得有几分伤感。